

漢書門			
四	四	九	類
二	七	〇	號
一	〇	六	函
〇	〇	〇	冊

內閣文庫		
二〇	四	漢
函	四	
一	〇	
四	九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09
冊數	10	(9)
函號	280	40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翼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官人許氏生海

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

千五百戶十年爲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卽位封臨
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
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
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
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維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
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
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
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
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
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

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
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
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
聞喜公遙欣爲荆州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
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
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
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
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

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卽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葺寶義鎮西

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遷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卽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

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衿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伏之諮議柳愷分部軍衆乘八柁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往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 四
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都督江
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卽位爲使持節都督
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
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爲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
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
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夤
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夤逃
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

夤入宮問之寶夤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
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夤爲
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
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荆
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
寶夤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
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
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
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

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
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
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
將軍丹陽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
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
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
中郎將領石頭戍事
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

正夫逆順有勢况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
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跼躄相從以
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鬚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終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

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
幹宋元徽末累官爲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
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
官如故上初卽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
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趨雍齊亂於
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專載前史頃世以來綏
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
致寇掠克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
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岷漢分遣郡戍
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服除

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
諮議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
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
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
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
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
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
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
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
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

虜淮柵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
以叔業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
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王寇沔北上令叔業
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堦則雍司
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
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
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
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
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
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

瓚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
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
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
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
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
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
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
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
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
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卽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

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
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
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
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
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爲直閣殿內驅使慮禍至棄
毋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檨等慮叔業
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
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
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
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

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岷叔業病
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
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
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
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
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員外郎稍
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
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

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接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討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

累千入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間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於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

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王出慧
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
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
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
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啓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
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
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
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
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
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

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
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
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
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
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
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
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
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
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旣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
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

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開溝軍人蹈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還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檨專執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

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現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旣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

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
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
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
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軍主董伯珍
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
首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
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
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愴楚善戰
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
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

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
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
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
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
至查礪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
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
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
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
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
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

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與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勲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

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斌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走

衆於道稍散單馬至鱣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鱣魚籃
擔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
興盛豫州刺史竝征虜將軍徐景智栢靈福屯騎校尉
董伯珍員外郎李玉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考慧景
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頗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
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
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
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
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
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

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况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
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
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
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
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
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
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
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
彼孑然之舜壘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
切江夏旣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

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踈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

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頴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臣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

弊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許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天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

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驚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竝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

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王之弟江夏亦昏王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

賜本語僥幸萬一天德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
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寬切之懷卿門首義而
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
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
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
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
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
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
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

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
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
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
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
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
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
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
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
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
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

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途歲行軍
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
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
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
從進屯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
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
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
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回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卽位爲領軍
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

廢塔寺帝竝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
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
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於
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
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
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
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
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
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

能守較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
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
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
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
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
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旣爲徐州
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
所以築城者外示媵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
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
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

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
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則徒
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
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
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
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
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
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

直閣將軍鴻選合德王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
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
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
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中
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
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
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
入宮龔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
行廢立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

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
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
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
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鞞謹於宮寢戈戟峙於城隍陵
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
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
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旆
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會未及

此盛矣哉相文與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卷五十一終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言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逡之

祖冲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王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毅

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卽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

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
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
榮忽引諸儉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
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
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
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隨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
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
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
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
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
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
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
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
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
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
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
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
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

臺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癸年封爵
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
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
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
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
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
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
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
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
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
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
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
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
起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
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
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
剛氣爲上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
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
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尹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斲

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恣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縵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涓涓無時恕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死

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指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慙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鞮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褚性卑而率鷲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

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
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
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
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
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
迨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
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
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
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

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
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赦板起巨源使留京
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
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
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
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
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
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
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
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

心膺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
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
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
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
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
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晉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
集摘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
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
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
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性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
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釋然而
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
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
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壘粉若使
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膏斬都市嬰孩脯膾
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
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麟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
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蔽塵末皆是白
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
帝擇逸翰赴尉羅之會旣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

微賜存在少沾飲齧遂乃棄之溝間如蟬如蟻擲之言
外如土如灰絰隸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
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旣
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
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
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
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
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
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
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
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
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
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
於太祖拔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
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
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
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
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
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 八
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
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
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
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
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
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
於是著論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蕘根食之
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
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
銑善屬文兄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
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
司徒左西掾顧嵩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
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
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
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
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
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聞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擷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闡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

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嶇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

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鳳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口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會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也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

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緡
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
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
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
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
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
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
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
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

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
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
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
從假借日數十褰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爲始安王
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
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
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
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
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眺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欵及祀責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及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簾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塹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遂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遂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

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
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遂之率素
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
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顯上
啓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
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
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悉該研
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
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刑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
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

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劬之奉
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
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
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踈乃更造
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
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
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
月離會之徵星度踈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
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日盡毫釐心竊籌策考課推

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疎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畧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逾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旣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旣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

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取麟者亦云能造指

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

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
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
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
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
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儉人王
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高宗淵坐被求當
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
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
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竝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

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
愛嗜機見殊明賞悟紛雜若子栢之品藻人才仲治之
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克論於翰林張眎搃句褒
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
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
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
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
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
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
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

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
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
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僅約束暫發蒙滑
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
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
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
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
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
絕後出咸亦標世未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

雖衆總而爲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
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踈慢闡緩膏
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
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
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
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
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
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 十九
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
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
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卷五十二終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政未甚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

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袿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姦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弁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

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
察又著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
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邵陵王
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
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
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
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琰父子
竝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

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
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
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
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
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翹問之玄
明日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飴
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
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

不取資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
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
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
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
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
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勅靈臺知星
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
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
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
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
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
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
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
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
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
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
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
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
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

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痛脹氣將絕左右啓
飲數升醉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
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
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
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
教授郡舊出髡虵膽可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
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
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
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毋
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
塵埃有書數表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
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
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
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
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
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
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

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
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
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太祖心
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
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
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
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
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
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

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
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
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
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
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卽位
以與舅氏名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還兼
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卽位
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
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象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
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駟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准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南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徵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整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

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顓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兼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譖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

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暉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

爲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
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
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
典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
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
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
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
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
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
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遷鎮西
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能
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
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強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
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
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
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
郎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
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

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
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
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
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
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
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
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
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
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
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環
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
以必世之仁未及宜理而朞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
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
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減
罔非由此適紆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
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焚亂須理卹隱歸仁枉直交
胥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卷五十三終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
臣李騰芳等奉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
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萬曆二十三年刊

何求

劉蚪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
狗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義道內足希微

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
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
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
貪與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
山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戒求志達道未
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
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
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
不譏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為高
逸篇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邊
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
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
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
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
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樓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
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接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
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又羈君當思遂
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
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
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
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
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
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
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水
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畧給事中

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
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
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
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旆幣之禮徵爲記室
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
鬱洲住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
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
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
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
旨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命與
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
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
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
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
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
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
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
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
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
州刺史弟僧暉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

爲榮秦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
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
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蠻
上許爲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赴晉隆安末避亂徙居
歡年六七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
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
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
聽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
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顛之臨縣見而異之

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竝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
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
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
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
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
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旣理毛目自張然則道
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
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
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裘代進今

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及陋野
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
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
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
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
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員
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
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
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貧
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
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未陛下
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歛省徭役絕奇
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
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
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
看左衽而耻没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毗黎
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
山蕩谷此卽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
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

嚴濱垂精管庫盱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
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
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
時敷奏歡近已加旆賁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歡
東歸上賜塵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
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
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
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
逾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

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
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
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旣異學者互相非
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
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
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
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
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
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

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擊毘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塋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體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會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骸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

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
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
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
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
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
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
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
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
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躡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

俗自相貽解猶蟲蠶烏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
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
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
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
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
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
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
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
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
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畧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旣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跽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水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旣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

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
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由是大
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
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
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
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
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
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
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
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必請子良送十

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
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
於有景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
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
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
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
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
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
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
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

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
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
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
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
顛顛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
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
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未未
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
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
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
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
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
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
食乃去逾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
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爲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
軍覲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
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

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
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
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
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
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
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
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
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
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
李釋教誡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亭
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
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誌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
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
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
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
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
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
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
之遺詔以經本入玄宮宋未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在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任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

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黠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黠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郵外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黠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黠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黠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黠欲結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黠之迹如此黠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山隆昌中爲中

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卽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常卿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蚪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

陵王子卿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鼉之義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

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

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
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
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
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
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
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
送第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
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

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
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
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頗
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
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
騾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
駕竝不就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
又徵爲諮議竝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運爲劉
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傳五斗米道至

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
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
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
中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遣儒
士劉瓛入東爲曄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
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
周顒謝朓竝致書以通慙慙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
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悺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
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
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
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
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
羣淡然寡慾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
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岳谷含權薜蘿起抃矣
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
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道
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
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卽來遣去便去言
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麟

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
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
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有奇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
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
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
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大
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
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
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
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

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住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
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
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
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
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
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
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
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
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瓦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
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

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
荒垂詔又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
年徵太子舍人竝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
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
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
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
數十卷以揚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僞乃自
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

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顛爲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
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顛字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
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
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
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窮谷秉操貞固沈
精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
江祜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
終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竝
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

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竝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詎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

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米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摠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

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
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往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救爲
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
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
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
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
義宜禮順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
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

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
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
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
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
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
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
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
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摠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
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
帝聞之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

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
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救爲
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
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
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
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
義宜禮順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
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

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
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
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劔山焦湯猛
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
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鹿
鶴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
萬斛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
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
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稷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
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真假將讐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
卽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
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
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
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
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亦
徇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
畧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
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
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
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
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
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愚庸鹵富厚以
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
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
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

五十四

南齊書卷五十四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right page's frame.

